

藝術家在異鄉



Siddharth Choudhary

1976年生於印度，曾是波里活演員，參演過當地的電影、電視和廣告，後轉職職業畫家；2013年來港，於浸會大學修讀視覺藝術碩士學位。主要運用表演和繪畫媒介，作品通常與流行文化有關，曾獲 Pure Art Foundation 支持在香港開展創作項目，2014年獲香港人權藝術獎亞軍。

Sid表示，自己最新作品《Oh Yeah !!??》其中一個解讀可以套用於香港人近年特別關注的身分問題及港扎。

來自印度波里活 (Bollywood) 的演員 Siddharth Choudhary (Sid)，從銀幕前走到畫布後，從印度走到香港生活和修讀藝術；而香港藝術家莫偉康 (Gary)，則經三年不斷嘗試，從香港走到北京中央美院。波里活、香港、北京，三個地方、兩位藝術家，不同的文化背景、教學方式、環境氣候，孕育出不一樣的創作風格。

撰文：鄭曉恩
攝影：李澤彤、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離鄉是一個怎樣的決定

選擇離開原居地，跑到別的城市生活和學習藝術，有時可能是深思熟慮的決定，有時也可能是因緣際會。Sid來港是因為妻子要駐港工作，他從未接受過正規藝術教育，亦坦言對香港藝術界沒有什麼認識，但他強調，在香港讀藝術雖是機緣巧合，卻也是一個清晰的決定：「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，接納很多不同的人。來港之前，我們在巴黎居住，我那時亦有機會可以修讀藝術。不過因為我想繼續用自己喜歡的語言，在香港則可免卻這個問題。」

對Sid而言，語言是個重要的考慮，但說英語的地方多的是，為什麼非香港不可？Sid解釋：「沒錯，搬去倫敦也可以讀藝術，但一個全日制課程實在不易負擔。我可以在其他地方讀藝術，但香港在各方面都配合得剛剛好。而我亦進入了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學院，同學和教授對我都很好。」

另一位同樣自幼酷愛繪畫的香港藝術家 Gary，從香港走到北京，目標一早便極之明確。起初，他利用公餘時間學習繪畫和雕塑，從港大校外課程和香港藝術館等的短期課程起步，亦曾以自修方式報讀中文大學藝術系，可惜未果。Gary在蘇格蘭讀中學，畢業後亦曾面試過蘇格蘭歷史悠久的格拉斯哥藝術學院，然而學費太昂貴，且要再重讀一年，於是只好打消念頭。

修讀藝術之路好像處處碰壁，但Gary在素描和雕塑老師朱達成的建議下，決定投考國內美術學院。Gary嘆道：「我希望學習寫實繪畫，但又不想去俄羅斯，中國大陸的寫

實訓練最接近我的需求。我不喜歡廣州美院跟香港太近，遂報考中央美院，一考三年，終於入學。」



實訓練最接近我的需求。我不喜歡廣州美院跟香港太近，遂報考中央美院，一考三年，終於入學。」

不同的教育制度與學習模式

即使不談創作，生活在一個跟自己文化背景相異的地方，必有不少文化衝擊。藝術家比常人或更敏感，在陌生的異地修讀藝術，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必定更多。對Gary來說，香港和英國的藝術教育與中國主要有兩大分別：「技術上，大陸藝術學生入學前已經解決大部分繪畫問題，但香港學生入讀大學時，多未把握基本功。另外，香港藝術教育偏重理論，技術自己解決，國內則以技術、基本功為前提，學習表達和發揮技術，又或在有技術的前提下學習放棄技術。」

事前想像跟親身體驗的差別可以很大，Gary直言：「2001年在中央美院旁聽半年，之前以為是技術的世界，但實際是很開放和豐富，思維和手法比香港更豐富和前衛。不過現實是，這地方也很江湖，要習慣北京藝術圈是一場假大空的大龍鳳。」

Gary對香港藝術教育重理論的看法，在Sid身上得到驗證。從未經歷藝術理論教育，對Sid而言，創作是個單直接的一手一腳。來到浸會大學的藝術學院，他形容：「香港的學習方式相對重理論知識，跟同學、教授會有不少討論，這樣很好。在香港讀藝術最深刻的地方，是學院給予很大的支持，印度從來都沒有像這樣的支援，整個學習的方式亦徹底改變，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氛圍。」

生活在別處的創作

Gary過去的作品多以警察、記者、人民等政治、社會議題為主，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後，他創作了一系列相關的畫作，以《見聞》為名在北京舉辦展覽。由於畫作「含蓄」，沒有雨傘運動的標誌黃傘，最明顯也只是警棍、頭盔等符號，策展人亦沒有特別提及運動，故展覽並無受到任何審查，得以順利進行。

最近幾年我總是不停地搬家，
前往不同的地方，
這的確影響到我對一個地方的觀感，
看到一個地方的觀念怎樣影響到一個人。

—— Siddharth Choudhary

移居北京後，Gary的創作沒有完全脫離香港，不過他亦坦言北京「是另一套價值觀，無所謂對錯，只有適合與否」。他又透露：「北京警察會上門關心我，哈哈！不過態度亦很好，沒有說什麼，只是表示關心在北京生活的香港人。而我在北京的創作也不一定是社會題材。」

從印度來的異鄉人Sid，則觀察到香港是個十分科技化的城市，他指：「在街上，所有人都會手持智能手機。作為一個從印度來的人，我感到震驚，所以我亦開始製作影片。我的作品變得電子化，都是因為香港。」

去年他的影像及繪畫作品《A Sweeter Journey》正是一例。Sid以香港作起點，並在孟買及蘇黎世的地鐵車廂向陌生人派發糖果。同一行為，在不同地方卻引發不同的反饋。Sid形容：「對印度人而言，給陌生人糖果是作自然不過的事，因為這是在喜慶時候常做的傳統。但香港人則會覺得很驚喜，覺得像娛樂一樣。」

在香港，狹小空間亦影響了Sid的創作方式。他昔日經常會創作一些很大型的油畫作品，他的畢業作品便佔了整間屋，甚至要將家裏的家具都移到迷你倉來騰出位置創作。Sid嘆道：「這樣很不方便，但香港的工作室租金都十分昂貴，所以另一個選擇便是將作品電子化。我可以坐在家裏，對着電腦，然後交給印刷公司為我印製。你看！香港影響了我創作的方向。」

一路走來 身分在變

Gary和Sid都較遲修讀藝術。Sid到了28歲才開始真正涉足創作，參加展覽；Gary雖然早有開始修讀藝術，但中學畢業後亦先工作幾年，做過平面和包裝設計，才於26歲時入讀中央美術學院，30歲畢業後當全職藝術家。Gary坦言自己是「天賦不足而起步遲」，但目標清晰，過去非純藝術的工作對成為藝術家後的待人處事也有很大幫助。

至於曾經在波里活拍過不少電影及廣告的Sid，則是因為遇上伯樂策展人Ashish Nagpal，才放棄演員工作，轉為全職畫家。

身為演員活躍於大眾媒體，Sid如今的作品亦多參照流行文化。他笑說：「你見到電影、電視、大眾媒體都有自己的視藝，跟平日在博物館見到的畫作很不一樣，我亦很小心不讓自己跟從傳統的藝術。另一方面，我亦對於這類畫作感到舒服，因為我曾是其中的一部分。」

Sid強調會特意讓自己的作品「看起來不那麼像藝術」，他說：「我希望被人理解，不想寫三段文字去解釋我的作品。」在他印象中，當代藝術總拿來跟西方藝術畫上等號，但他並不認同：「西方藝術只是其中一種藝術，不等於普世藝術，正如日本、中國、印度都有藝術傳統。」

「最近幾年我總是不停地搬家，前往不同的地方，這的確影響到我對一個地方的觀感，看到一個地方的觀念怎樣影響到一個人，我的看法亦隨之而變。當我還是一個演員時，別人看待我會很不一樣。在香港，大家不認識我，或會視我為一個外國人，一個新移民。走到不同地方時，會經歷不同的身分認同。」從Sid的作品，能看到他對自己身分轉變的感受。



莫偉康

香港出生，2003年入讀北京中央美術學院，2007年本科畢業後於2010年取得碩士學位。作品主要是以回歸後的香港和中國大陸為題，曾入圍2004年香港藝術雙年展，先後四次獲得Sovereign基金會亞洲藝術獎入圍提名。

《新藝力——青年20》聯展

日期：即日起至9月10日（星期一至六）

時間：10am至7pm（星期一至五）、
12nn至6pm（星期六）

地點：香港美環街一號時貿中心2101-5室
（荃灣美環街一號時貿中心2101-5室）

查詢：2416 3632

www.msctq.com



Gary的《椅子》記錄了童年回憶，亦象徵本土膠製品經久耐用，體現香港「靠得住」的精神。